

卷一 情生情變

小小的身影幾乎融入了夜色裡，明明是中秋團圓夜，但就連月光也捨棄了他。

然而，儘管氣喘吁吁，他還是不住地奔跑，就只為了背上的小小人兒。

「戲武……你別怕，哥哥馬上就找到大夫了……」他說著，氣息亂得快要語不成句。背上的人沒有半點回應。

他不在乎，只是一個勁地背著人跑向小鎮。

弟弟病了幾天了，再不看大夫是不成的。可是他身上沒有銀兩，更正確的來說，他和弟弟都已經餓了幾天。

兩人待在順興鎮外的林子裡，沒有遮蔽風雨的屋子，他們就以地為床，以天為帳，下了雨，就躲到樹下，要是餓了，就到溪邊喝水。

爹娘不在身邊，他們能靠的只有自己，但是他們年紀實在太小，小到根本無法在這個炎涼世間生存。

「開門、開門，有沒有人能救我弟弟！」稚嫩又微弱的聲嚙已經是他用盡力氣喊出的。

他拚命地敲門，拚命地喊，直到有人打開了門，惱聲罵道：「三更半夜的到底在吵什麼？！」開門的是個中年人，手上提了油燈，面帶倦色惱意，目光不善地掃過他。

「這位大爺，請你行行好，救救我弟弟。」他趕忙將弟弟放下。「我弟弟生病了，從晚上喚他就都沒開口。」

男人憑藉油燈的光照著他倆的臉，突地臉色一變，退上兩步。「你這傻子，他死了！」

男孩一怔，看著頭極不自然歪斜的弟弟，再抬眼求道：「我弟弟還沒死，大叔，求你救救我弟弟！」

「你這瘋子，跟你說他已經死了、死了！」男人吼著，趕緊返身拴門。

「大爺！」男孩敲著門，然而這一回不管他再怎麼敲，男人就是不開門。

他只好背起弟弟，挨家挨戶地敲門，但在漆黑夜裡，沒有人再為他開啟一扇門。倦極累極的他，拖著牛步背著早已渾身冰冷的弟弟，一步步地回到林子。

「戲武，哥哥累了，明天再帶你看大夫好不好？」回到休憩的大樹下，他將弟弟納在懷裡，暖著冰冷不已的他。

他閉上眼，可雙手不忘環抱住弟弟。

這是他最後的珍寶，支撐他活下去的意志……他必須將弟弟照顧好，否則他日黃泉路上，他要怎麼見爹娘？

可是他好累好餓……

疲累和饑餓讓他瞬間跌入夢鄉，睡得極沉，就算天色已大亮，等他張開了眼，還是沒有力氣移動。

刺眼陽光從林葉間張狂地篩落，映亮他瘦骨嶙峋的小小身形，也映亮那張合該俊美，但此刻卻瘦得眼窩深陷的小臉。

正值盛暑，儘管身處山林間，山風襲來依舊透著一股暑氣，可是抱在懷裡的小小

人兒冰冷依舊，冷得教他再怎麼用力抱都暖不了一分。

「戲武，連你也丟下哥哥了嗎？」他低聲喃著，稚嫩的嗓音沙啞無比。

偌大天地終於只餘他。

他突然笑了，低低啞啞，沒有屬於八歲孩童的天真，只有絕望後的瘋癲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他吃力地抱起弟弟走向溪邊，用溪水將他的臉和手腳洗淨，拿起利石割下他一縷髮，扯下早就破舊不堪的衣襪謹慎地包裹起，收在身邊，在溪邊挖了小坑，將弟弟埋在黃土裡，一杯土和著他無聲墜落的淚。

喝了口溪水，他便倒在墳旁。

他很累，真的很累了，沒了負累，沒了動力，連日來的疲累一口氣湧上，教他無力動彈。

看著蔚藍的天，陽光太刺眼，亮得教他忍不住再閉上眼。

雙眼一閉，彷彿陷入無邊黑暗，直到一陣淒厲的哀嚎聲傳來，才教他突地張開眼，這才發現不知道何時已天黑了。

正忖著哀嚎聲何來時，有個重物從上頭山道摔落到他前方幾步外。

側眼望去，夜色裡，他看不清那團物體是什麼，而上頭哀嚎聲不絕，發出了不小的聲響，也不知道經過多久，終於恢復了寧靜。

他吃力地爬坐起身，卻不是往前爬去查探那物體究竟是什麼，反倒是沿坡而上。這裡是順興鎮外的山林，順興鎮隸屬於吞雲城管轄，雖談不上繁華熱鬧，但這座山卻是南方烈陽通往北方的必經之道，所以常有商旅從這兒通行，當然也有不少賊人就躲在這山林間準備洗劫。

那種哀嚎聲他第一次聽見時，嚇得和戲武緊緊抱在一塊，天亮後去查探，發現地上屍橫遍野，馬車傾倒，看得出值錢的東西都被搶走，但是商旅隨身攜帶的可不只是錢財和貨物，還有一些乾糧。

於是，他記住了，每當哀嚎聲起時，只要爬上坡頂山道，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吃的。基於本能，已經多日未進食的他，奮力往上爬。

愈是靠近坡頂，愈是能嗅到山風颳來令人欲嘔的血腥味，當他踏上坡頂時，地上更是橫陳不少斷肢殘軀，血水甚至教他腳底滑了下。

而他，麻木了。

視而不見地搜著馬車，甚至是死者身上，儘管餓極累極，但每一處他都不放過，而這一回，他竟然在死者身上找到了錢袋，打開一瞧，裡頭竟是滿滿的銀子，他緊緊地拽在懷裡，再從馬車裡找出整袋乾糧，他立刻掏出一塊餅嚼著，伴著腥膩血味，教他幾欲作嘔，他卻不允自己將珍貴的乾糧吐出，摀著嘴強迫自己吞下。確定搜過每一處後，帶著一整袋乾糧，他趕緊再回到溪邊，就怕那些人沒搶乾淨回頭又找來。

「戲武、戲武，哥哥找到吃的了。」他歡天喜地地喊著，卻突地怔住。

戲武死了……

為什麼不多撐一下？為什麼不多等一下？

有這一袋銀子，他們就可以離開這窮鄉僻壤，但如今只餘他一人……喜悅瞬間消

散，他頹然地坐在墳邊。

他呆愣的坐著，直到那團跌落的物體發出低微的呻吟聲，才教他驀地驚醒，四下張望，目光才落在那團物體上。

小心翼翼地朝前頭的物體爬去，驚見竟是個孩子，年歲看起來和戲武差不多。探了探鼻息，發現對方還呼吸著，他便又退回墳邊。

這個炎涼世間教導他變得冷漠無情，況且他都自顧不暇了，哪有法子再照應他？依這狀況看來，他也和他一樣，成了孤兒吧。

和戲武差不多的年紀……

突地，他耳尖地聽到上頭傳來腳步聲，猜測著八成是有人發現東西少了還是怎地，所以找下山來，於是他抓起乾糧搜緊錢袋便想要躲到林間，可餘光瞥見那孩子，不禁想，要是將他丟在這裡，那些人來了，是不是會順手把他給殺了？

他可以不管他，真的不用管他，可是……他的年紀就跟戲武差不多，而他的戲武才剛死了……

咬了咬牙，將那袋乾糧掖好，再將孩子給抱起，一併躲進林子裡。

他在這兒住上一陣子了，知道好幾處隱密地點，要是真有人尋來，不會找進裡頭的。

至少在戲武的墳前，他也該有點良善，別讓戲武在地下恥笑他這個哥哥無情。

張眼就見綠色的天，教他不由傻愣地看著半晌。

「傻啦？」

身旁稚嫩的聲嗓教他側眼望去——那是個好瘦的男孩，長髮隨便紮在腦後，面黃肌瘦，但那雙眼卻是極美，不過目光卻有不符年紀的剽悍和淡漠。

「你是誰？」他問，想起身，卻覺得渾身像是被大石壓過似的，光是動了下就教他疼得又躺回……「欸，這是哪裡？」

手摸到地上的黃土落葉，他才驚覺自己竟是身在山林間。

「想問別人的名字，就得要先報上名字。」男孩逕自吃著乾糧，似是沒意願與他分享。他餓了太久，需要多吃一點才有體力。

「喔……」他也覺得很有道理，可是一張口卻是沒吐出半個字。

「摔傻啦？」

「不是，我只是……」他很用力地想了下。「忘了我叫什麼名字。」

「……嘆？」

「真的耶，我什麼都想不起來……」小小眉頭微微皺起，明亮的大眼望向他。「那你呢？你是我哥哥嗎？」

「誰是你哥哥？！」他呸了聲。「我都還要問你的名字了，我會是你哥哥？」

他該不會倒楣地救了個傻子吧？早知如此，昨晚就不該背他走，就把他丟著，管他下場如何。

「對耶。」小小年紀已經十分豁達，完全無視他的惡意和怒氣。「那我是誰呢，你又是誰？咱們又是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他瞪著他，無力地托著額。

聽他問話還挺有條理，代表他應該不是個傻子，可是多話令他煩躁厭惡，還是乾脆……丟下他算了？

橫豎他身上現在有銀子，離開這鬼地方，找個繁華城鎮，總能找到法子活下去。而他，又不是他的責任，他沒有必要照顧他，昨晚救他已經是仁至義盡了，往後想怎麼活，隨他。

「欸，我的爹娘呢？」

一句天真話語瞬間打散了他的惡念頭。

只因，戲武也常這麼問他。問他爹呢，娘呢，他們上哪去了……他總不知道怎麼解釋，討厭戲武纏著他追問，更討厭戲武得不到答案就哭，這一切的一切都煩死人了！

可是戲武死了……他後悔自己沒有待他更好，他後悔沒有編個謊騙他……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一道聲音貼近，側眼望去，才發現他伏爬到他身旁，張著一雙大眼，抹著柔柔笑意。

他想，這個傢伙的出身該是極好，從他身上的衣裳和他的舉措，可以窺得一二。論五官，這孩子算是好看的，但更吸引人的是他身上那股溫和氣質。這一點讓他覺得古怪，只覺得這年紀的孩子不該這般溫和，好比戲武是會撒潑的、執拗的，但是在她身上卻看不見這些孩童該有的性情。

教她莫名的就是想激怒她。

於是她哼了聲。「什麼都忘光了，倒是還記得要問爹娘？」

「話不是這麼說的，咱們都還這麼小，總不可能在這荒郊野外獨自生活吧。」環顧四周，不見房舍，唯有綠林小溪，雖是詩情畫意，但是他還有基本常識，知道這一切不太對勁。

「那是因為咱們的爹娘都死了。」他淡聲道，專注看著她，等著看他嚎啕大哭。然而她卻只是愣了下，囁嚅道：「是喔……」

「就這樣？」

「嗄？」

「你的反應就這樣？如果我是騙你的呢？」哭啊，為何不哭？

「你騙我了嗎？」

這句反問教她愣住。「……沒有。」坡上的人都死透了，那裡頭肯定有她的家人的，對不。

「嗯，那就是這樣了。」

他瞪大眼，不敢相信她真這麼雲淡風輕，甚至還能噙著笑！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處境？！」當戲武纏著她問著爹娘在哪時，他一把事實說出口，戲武便嚎啕大哭，為何他沒有？

別說戲武哭，就連他都很想哭。

那孩子想了下，連眉頭都很認真地皺起，然後說：「我知道啊，不過我很幸運啊，

還有你在嘛。」

他惡狠狠地瞪著他良久，最後無力地嘆了口氣，將吃到一半的乾糧遞給他，道：

「我叫若真。」被賴上了……誰要他一時有了佛心來著？

「你好，我是……」他呵呵笑了兩聲。「我忘了。」

若真看著他良久，為了他莫名的樂觀嘆息，可是內心卻又不住地欣賞他的灑脫。他不哭不鬧，不悲不傷，像是沒有事傷得了他。不知道是他天性如此，還是因為他遺忘了一切所致？

真好。如果他也失去記憶，是不是就可以和他一樣忘記悲傷？

「戲武。」若真突道。

「嗯？」

「你的名字叫戲武。」如果他沒有名字，他就給他名字，如果沒有人陪著他，那就由他來陪。

「是喔。」他笑嘻嘻地吃起發硬的乾糧。

然後，若真告訴他，他倆是因為烈日城旱災，所以舉家遷離，彼此的爹娘因而積勞成疾病故，但兩人先前並不熟識，所以他並不知他的原名，另替他取名。

戲武相信了，毫不猶豫的。

正因為他的毫不猶豫，所以若真決定，要把他當成弟弟。

帶著乾糧和一袋銀子，若真帶著戲武上路，一路往北，打算前往繁華的城鎮。一路上若真極為小心謹慎，畢竟兩個孩子在外，萬事小心為上。

儘管手頭上有銀兩，但他們不住客棧，就怕被問出端倪，更不會上食堂，而是隨意買了包子裹腹。白天趕路，入夜就在打烊的鋪子前窩一晚，要是進了山，就窩進山洞，要不就彼此依偎著入睡。

經過溪河，兩人便坦誠相見地共浴，享受著久違的舒爽，洗去野孩子的骯髒，洗出了俊秀臉蛋。

天候冷了，若真到鋪子買了件舊大襖，入夜就當成被子，兩人相擁取暖，舊大襖成了懷抱他倆的暖爐。

就這樣，秋來冬迎，春過夏至，四季掠過，兩個孩子竟安然無恙地走過千里，來到尋陽城。

「戲武，這兒看起來很熱鬧。」街上熙來攘往，可見繁華盛景。

「嗯。」

「可是有點麻煩。」在街上觀察半晌後，若真發現華燈已上，但是鋪子不打烊，甚至還有其他販子聚集了過來，彷彿就連夜裡都有市集。

如此一來，入夜了他們要上哪找歇腳處？

而且，有個最殘酷又現實的問題就在面前。

身上的銀兩雖還剩個三五兩，省吃儉用必能再撐上一段時日，但是要是打算在此落腳，他們到底要以何為生？

他今年也不過才九歲……就算要入府為奴，別說這年歲無人肯收，就他的自尊，也

不允他入府為奴。

若真逕自想著，卻發覺身旁的人似乎從頭到尾只意興闌珊地應了聲。「戲武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戲武揚了揚笑。「沒什麼，只是有點累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若真沒仔細瞧他，逕自打量著四周，而後拉著他。「再撐著點，咱們到前頭瞧瞧。」

市集不成，但這城鎮這麼大，肯定能找到歇腳處的，對不？

話才剛說完，卻發現拉著的人沒反應，反倒有股重量往他身上壓，嚇得他回頭趕緊撐住他。

「戲武！」若真趕忙撐住他，帶到街角。「你……身體不舒服？」

藉著鋪子前的燈火，若真才將戲武看個仔細，發覺他本就白皙的臉更加慘白，甚至是有點泛青了。

「還好，只是……」他還是笑著，但雙眼一閉，就連話都沒說完就厥了過去。

「戲武、戲武？！」若真輕拍著他的臉，他卻半點反應皆無，而且他身上冰冷得可怕……

恐懼瞬間襲來，就像弟弟離開他的那一晚。

回頭望去，張口想要尋求援助，然那一張張冰冷又避之唯恐不及的臉教他的話到嘴邊，硬是嚥了下去。

再更往遠處望去，瞧見街尾有家鋪子插著醫館旗幟，他想也沒想地背起戲武，快步直朝醫館而去。

「去去去，小叫化子別進來！」

腳都還沒踏進醫館，醫館的夥計已經大聲喳呼趕人。

若真氣惱地罵道：「誰是小叫化子，我身上有銀兩，還不趕緊叫大夫出來！」

「有多少銀兩？」夥計勢利眼得緊，一副沒讓他看到銀兩，別妄想要他去通報。若真將戲武先擋在鋪子裡的木榻上頭，才從懷裡取出錢袋，掏出了一兩銀子。「還不快去找大夫過來診治！」

「不會是扒來的吧。」夥計咕噥著，徐步掀簾喚大夫去。

若真當沒聽見他的咕噥，只擔憂著渾身冰冷的戲武，直到大夫來到他的身後，他才趕忙退開。

醫館大夫年近而立，五官端正，算得上俊秀，此刻精銳的目光來回審視兩個孩子，才輕按向戲武的手腕。

「……大夫，我弟弟要不要緊？」若真小聲問著，就怕擾著他切脈。

大夫眉頭一皺。「怎會拖了這麼久才就醫？」

「我……」若真一時啞口無言，心裡的不安隱隱躁動著。「大夫，我弟弟的病很嚴重嗎？」

「該怎麼說，他的身子骨本就不佳，如今更是勞累成疾……想要醫好他，就得讓他靜養一段時日，再佐以一日一帖藥，調養個三個月。」大夫看了他一眼，態度保守地道。

「……三個月？」若真低喃著。

一日一帖藥，喝上三個月，還得找到投宿之處……剩餘的銀子豈夠？

「從脈象看得出這孩子從小底子就差，曾經調養了極長的一段時間，代表他的家境也頗富裕，只可惜近日勞累，誘發出舊疾，要是不趁這當頭治本斷根，往後恐怕只要一勞碌，這病就要再復發一次，如此重複，只會折損了他的命。」

若真聞言，半晌才啞聲問：「要真依大夫說的法子醫治，約莫得要花費多少銀兩？」

「這藥材不能太差，一日一帖的話，也要九十兩。」

九十兩的估價若真並沒有太意外，以往他娘親病倒時，光是一帖藥就叫價五兩，如今一帖一兩已算是便宜，可問題是……他沒有辦法攢那麼多錢。

「這樣吧，這段時日我可以讓你倆暫且住在這兒，加上簡單粗茶淡飯，不收你倆分文，至於藥錢……你要是真湊不出，可以找我商量。」大夫說著，長指滑過若真細嫩的頰。

太過溫和良善的口吻，太過古怪的舉措反倒教若真戒備著，但是要真能住在這兒，光是住宿和伙食就可以省下大筆開銷，已經算是天大的恩惠了，至於藥錢，他會另想他法，不想仰仗這名大夫。

於是，當晚，他們住進了醫館後頭的小院廂房。

廂房極大，裡頭的擺設典雅不鋪張，而若真守著戲武一晚未闔眼，緊緊地握著他冰冷的小手。

「戲武……別連你也要丟下我。」他噙著鼻音低喚著。

其實，他很害怕。

在弟弟去世之後，他就恐懼著獨自一人面對這個無情世間，如今戲武病倒了，一口氣掀開了他企圖掩藏的恐懼，赤裸裸地坦露，無力遮掩。

要是連戲武都不在了，他該怎麼辦？

他很清楚，這一年來要不是戲武伴在他身旁，他怕是再也無力往下走。

去年此時，他救不了親弟弟，眼睜睜地感覺他在背上失去了溫度，如今難道要讓歷史重演？

不，不管要他做什麼都可以，這一次，他絕對不讓戲武離開他！

他要救他，不計代價！

一早，若真用過了大夫派夥計送來的早膳，看了眼依舊昏迷，但身子不再冰冷的戲武之後，便獨自上街。

手裡緊握著的是一只半個巴掌大的罕見藍玉佩，雕成了吉祥的松狀。

那大夫所言不假，戲武的出身肯定不差，因為這塊藍玉，就是當初他從戲武身上搜出的，肯定是價值不菲。留在他這兒是以備不時之需，要是上當鋪典當，就算當鋪老闆會誑孩童，但至少還是有筆錢。

但是，站在當鋪前，他卻怎麼也走不進去。

這塊藍玉說不準是唯一能夠證明戲武身分的東西，要是典當了，他日戲武要如何尋找家人？

想著，他用力抹了抹臉。想這些已經太遠，戲武過不過得了眼前這一關都不知道，還管他的家人做啥？況且他的家人說不準早已都死在那坡上了，所以他典當它，應該是沒關係的吧……

猶豫許久，最終他還是將藍玉緊緊地護在懷裡，這是戲武的東西，終有一天他還是得還給他的，他必須替他收著才成。

轉了方向問了人，知道尋陽城有處渡口，他前往詢問，可是沒有人要雇用他。他看起來比同齡的孩子還要瘦小，所以不管是到客棧還是食堂，掌櫃的說法皆是「十年後再說吧。」

十年後？他能等，戲武等得了嗎？

他需要更多的錢，可是他年紀太小了……放眼望去，無盡的人潮，各個衣著鮮麗，可見是個富庶的城鎮，只要他肯低頭，只要他丟下自尊……

咬了咬牙，在十字街口上，他驀地跪伏在地，喊道：「好心的大爺請施捨我，好讓我可以救弟弟……」

自尊不能當飯吃，更不能救戲武，他不要了！

可是，他一字一句和著血喊出，在炙燙的烈日底下，人心卻是涼薄的，沒人睬他，甚至是多看他一眼。

窩在鋪子簷角下，又被當成小叫化子驅趕，不給半絲容身之處。

他的心徹底寒透，對這人世徹底絕望。

站在街角，他看著經過的每張臉，看著帶著孩子上街的父母，曾經他也曾擁有，曾經他也是個天之驕子，曾經……都已經是曾經，眼前的他，眼看著就要失去一切，老天沒有給他緬懷過往的時間。

他要錢，他必須有錢！

等著入夜，他等在暗處，盯上了目標，再混進人群，仗著瘦小的身形在擁擠人潮裡移動著，扒走了錢袋。

他不緊張不害怕，更沒有一絲罪惡感，打開了錢袋，嫌棄著裡頭只有幾文錢，咒罵著衣著亮麗，根本只是打腫臉充胖子。

得手一次兩次，壯大了他的膽子，養大他的胃口，讓他更細挑目標，然而——

「你這小叫化子敢扒本大爺的錢，是不想活了不成？！」

一陣拳打腳踢毫不客氣，儼然是將他往死裡頭打。

最終，他無力地躺在街角，不知道躺了多久，才拖著傷痕累累的小小身軀回到醫館。

「若真？」

一進門就聽見戲武的叫喚聲，教他顧不了身上的痛，急步走向他，咧嘴笑著。「你終於醒了。」還好還好，至少大夫沒騙他，那藥是有效的。

「你……怎麼了？」戲武伸手撫上他的臉。

他唇角抽了下，漾笑道：「沒事，撞到門而已。」

「是嗎？」戲武虛弱地半瞇眼，還想再追問，便聽他將昨兒個自己病倒，又是怎麼將自己帶到醫館而後住下的事說過一遍。

「所以，咱們暫時就住下吧，這兒可以遮風蔽雨，又有三餐，有什麼不好？」若真輕握著他的手坐在床畔。

「都不需要銀兩？」

若真抿了抿嘴，揚笑道：「是啊，咱們是遇到一個善心大夫了。」

「就說這世間總有個好心人的嘛。」戲武跟著揚笑。

「是啊。」若真垂眼輕笑著。

戲武的性子就是太容易相信人，這點好，也不好。

「就像我遇到你。」戲武笑睇著他。

「……嗯。」若真撫著他的額，適巧夥計端了藥進門。

若真趕忙起身，接過藥碗時，夥計對他低喃了幾句，他神色不變地應了聲。

「他說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那人是醫館夥計，他說大夫交代你喝了藥得多睡點，讓身子多靜養，才能恢復得快些。」

「好，我馬上喝。」

戲武喝完了藥，沒一會就睡著，若真輕撫著戲武的頰，告訴自己，戲武就像是他的弟弟，而上次他沒有好好保護弟弟，這一次他窮盡一切也要保住他。

這是老天給他的最後一次機會……

起身出門，來到廊道末端的房，輕敲了聲，裡頭傳來大夫喜悅的嗓音，「進來吧，若真。」

戲武始終昏昏沉沉，偶爾醒時，會正好對上若真憂傷的目光，但若真會立刻揚笑，那笑意認真數起來，竟比這一年來相伴所見要來得多。

他想，他真的要更努力地喝藥不可，否則豈不是讓若真更擔心。

但是，他藥喝得愈勤，清醒的時間卻愈短，幾番掙扎，也無法轉醒，教他心急不已，就怕這破敗身子會拖累若真。

可是若真總說：「你得要好好的靜養，才能將病根除去。」

為了若真的話，他更聽話了，只要是若真說的，他照單全收。

只是他也發覺到——「誰幫你把髮綁成髻的？」他注意到若真身上的衣裳質地精美，肯定價值不菲，就這樣看著他，覺得他儼然像個大戶人家的小公子。

「……大夫說，這樣看起來比較精神，改天我再幫你綁髻。」

「喔。」說著，他又迷迷糊糊地睡著，將入睡的瞬間，他像是瞧見了若真掉淚。

怎麼可能？若真那性子，倔強得很，誰能讓他掉淚？

一定是他看錯了，而且這大夫他雖是未曾見過，但人真好，收留了他倆，還盡心盡力地醫治他，改日他非得好好地拜見他，感謝他不可。

幾日之後，他有一回清醒，卻是因為古怪的嘔吐聲。他惺忪張眼，竟見若真蹲在角落不斷地乾嘔著。

「若真？」他啞聲喚著。

若真顫了下，抹了抹嘴，腳步蹣跚地走向他。「抱歉，把你吵醒了。」

「……你身體不舒服？」他發現若真又換了套衣裳，但是衣襟沒繫好，有些凌亂，而且他的臉看起來像是搽了粉。

「沒有，我沒事。」他揚笑，笑意卻是淒涼的。

「若真……」不對勁，他隱隱察覺，卻又釐不清頭緒。

若真輕柔地環抱住他，他聞到若真身上有股香氣，香味濃得教他不舒服，而且他的身上……「若真，你在發燒。」而且隱隱顫著！

「我沒事。」

若真抱得極緊，緊到他呼吸不順，直到有人開了門，就著花架上的燈火，他瞧見那是個面貌清秀的男人，對方笑意可掬地道：「若真，怎麼跑回來了，還有人等著呢。」

戲武疑惑地皺起眉，想問，若真卻已經放開了他。「戲武，再睡一會。」

看著若真離去的背影，戲武想翻坐起身，卻覺得渾身虛軟無力，開始疑惑為何他靜養了這麼久，卻依舊連這床都下不去。

去哪？若真到底去哪了……

可憐他儘管滿肚子疑惑，還是被沉沉的睡意給席捲，始終半夢半醒，儘管醒了也等不到若真回來。

直到一夜——

身體被翻動著，他驀地驚醒，才見是若真將一件披風繫在他身上。「若真？」

「抱緊。」若真背過身，將他背起。

他搞不清楚狀況，由著若真背著出了門，這才驚覺外頭竟是刺骨般的寒冷。

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抵達尋陽城時不是才入夏嗎，怎麼轉眼就入冬了？

回頭望去，他驚見院落竟起火了，忙道：「若真，失火了！」

「別管！」

若真加快腳步，離開了醫館，一路朝北而去，儘管早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他也不停下腳步，彷彿後頭有毒蛇猛獸追趕著。

那夜過後，他們離開了尋陽城，直到來到通往將日城的官道上，若真才放慢了速度，不再疾步趕路，而他的虛軟無力竟無藥而癒了。

一路上，若真總是沉默，唯有入夜在林間歇息，以為他睡著時，才會在他耳邊低喃著對不起。

他隱約猜到自己八成是無病被醫成病，但他知道若真難受不想提，所以他就當作沒這回事。

若真不說話，那就讓他多開點口，就算若真意興闌珊，愛理不理，也偶有被逗笑時，而他說百句話，若能得他一抹笑，怎麼算都划算。

他喜歡若真的笑臉，但是若真笑的次數卻是愈來愈少。

更糟的是，進了將日城後，非但沒把他逗笑，反倒是把他給惹毛了——

「……我要你去買個包子，你卻給我帶個婆婆回來？」

「呃……若真，婆婆就在街角，一個人很可憐，我……」像是想到什麼，戲武趕忙取出懷裡的油紙袋。「而且，你看，這將日城裡的人真好，我本是要買的，可他們

卻把包子送給我了呢。」

若真聞言，沒半點喜色，反倒是怒聲低咆著，「你這傻子，人家是當你是乞丐，施捨你！」

「若真……」戲武可憐兮兮地看著他。

「拿去還！」他不容置喙地道。

「你這娃兒的脾氣還真不小。」跟在戲武身旁的婆婆突道。

「關妳這婆子什麼事？！」

「你這愚蠢的娃兒！」婆婆一喝，教若真一愣，還沒開口反被她搶白。「這將日城是王朝京城，亦是首善之都，這裡的百姓對人最為包容，你倆年紀這麼小，肯定沒有人願意雇用，如今能接受他人好意就儘管接受，拿尊嚴跟自己過不去，你是傻子嗎？」

「妳……」若真竟一時語塞說不出話。

「戲武，我的房間在哪？」婆婆不睬他，逕自問著戲武。

「呃……婆婆，這茅屋很簡陋，要不我把舊衫裁成簾，將唯一的房隔成兩半，一半給婆婆，一半就給我和若真。」這破茅屋是他們來到將日城後的棲身之所，和以往所待過的山洞林間相比，實在是好得太多。

唯一可惜的是，屋子極小，門開是廳，右拐是房，就連條通廊都省下了。

「那我就勉強湊合了。」

「臭婆子，收留妳還敢嫌！」若真口不擇言地罵道。

「我姓孟，叫我孟婆婆，你這臭小子！」話落，她就逕自進房去了。

若真氣得快爆青筋，瞪著戲武。「你是嫌咱們過得不夠苦就是了？」

「……也不差一顆包子嘛。」

瞪著戲武手中的包子，若真心底五味雜陳。

「若真，我覺得婆婆說得也對，咱們接受旁人的好意有什麼關係？況且咱們一路從烈陽到將日，也是有好心人幫過咱們的，對不。」雖說不多，五隻指頭就算得出，但至少還是有嘛。「咱們年紀小，幹不了活，能得施捨也沒什麼不好，等咱們長大了，就輪到咱們助人，不也很好？」

「……隨便你！」若真氣呼呼地踏出門外。

戲武揚起笑，因為他知道若真這麼說時，就是默許的意思。回頭將一顆包子給了孟婆婆，要她好生休息，再旋出屋外，見若真就坐在樹底下，戲武將包子掰成一半，大的一半給他。

若真瞄他一眼，收下小的那一半。

戲武也不跟他爭執，大方地吃起大的那一半，順手捏了口餵進若真嘴裡。

「你這是在幹麼？」若真沒好氣地道，嚼著他餵的包子。

「一人一半，感情永不散。」

「傻子。」

戲武不以為忤地放聲笑著。

「其實，多個婆婆管教咱們也沒什麼不好。」戲武習慣性地把臉枕在他肩上。「瞧

我幸運的，有個哥哥，現在還多了個婆婆。」

「改天再給我撿什麼回來，我就把你丟出去，還管什麼散不散！」

「遵命！不會有下次了。」

若真笑睨他一眼，沒轍地搖了搖頭。

戲武嚴守的誓言，可惜，在六年後破了功。

正在包子鋪跟人要包子，當若真發現戲武的目光飄到街角那抹身影時，心裡就暗叫不妙。

下一刻，如他所料，當他們與那人擦身而過時，戲武停下腳步，企圖將包子分給她。

他抽動眼皮，有股衝動真的很想掐死他。

這傢伙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處境？！

他倆都已經十幾歲了，卻因為吃得少而長不大，頂多只能到八丈河的渡口打點零工糊口，就連吃個包子都還要人接濟，結果戲武……竟還打算把她撿回家！

他真的想掐死這傢伙算了！

當時，他是真的這麼想的……

不過，後來事實證明，戲武是對的，一直是對的。

那時戲武帶回的女子名喚葫蘆，日後成了皇商衛凡之妻，而孟婆婆適巧是衛凡的二娘，六年前是因故被趕出，最終他倆託兩人之福進了衛府，甚至成了衛凡的養子。

「今日喝你倆一杯茶，從此以後，你倆改姓為衛。」衛凡喝了茶後，低聲宣佈。
若真聞言，忙道：「不，我不改姓。」

戲武微詫地看著他，就怕他的堅決會讓衛凡打消收他為養子的念頭。但，若真要是不提，他也真不知道若真姓什麼。

「……也成，但你得告訴我你的原姓，將你以異姓收養。」衛凡也無意勉強，低聲詢問。

「……花。」

「嗄？」戲武望向他。「原來你姓花，那我也跟著姓花不就好了。」

反正他早把若真視為兄長，既然若真堅決姓花，那他就跟隨到底嘍。

「你又不是我弟弟。」若真橫他一眼。

傻子，就說戲武是個傻子，能得衛姓有什麼不好？橫豎戲武沒了記憶，而他也不知道戲武到底姓什麼，如今要是得了衛姓，雖說只是養子，但往後總是有好處的。可他不同，爹的姓氏，他是勢必繼承才成。

如今進了衛府，衛爺有心栽培，他便可以在這兒找到立足之地，待他累積了實力之後，說不準日後他就有能耐，找當初害他家破人亡的柳家報復，將他這些年所受的苦加倍奉還！

衛凡對於他的決定沒有異議，正式收養兩人。

白天，衛凡安排幾個夫子教他們習字讀書，要不便是親自傳授商道，其餘的時間

便是交由貼身護衛御門教導他們練武強身。

其實，衛凡的用意不難猜測，名義上是義子，但實際上是在替女兒培養左右手。一來可以讓他倆充當衛玲瓏的貼身護衛，二來又能將商場上一些擔子分攤給他們。花若真心知肚明，卻也樂於聽從衛凡的安排。

因為他想要學習得更多，再多一點，將他這些年沒機會學習的全都吞進肚子裡，融成自己的一部分。

好不容易逮著這機會，他自然比誰都還努力，每日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學習，絕不浪費。

「若真，好了吧？」

聲嚙乍至，教花若真橫出去的木棍急急收勢，怒眼瞪去。「戲武，你明知道我套路未完成，你靠過來是找死嗎？」

衛戲武不以為意地笑著。「天都快黑了，還練？」

「我……」話未竟，目光落在衛戲武半裸的身軀上，一道熱烈悸動從下腹竄起，教他近乎狼狽地轉開眼。「你去把衣服給穿上。」

心，在顫跳著，為了某種他似懂非懂的悸動，而他選擇不理解。

這症狀在進入衛府之後，分外明顯。

「嘿，你也打著赤膊耶。」衛戲武順手捏了捏他厚實的胸膛，目露欽羨。

「你幹麼？！」花若真拍開他的手，面泛紅暈。

「掐兩把犯得著這般小氣，要不，還你便是。」衛戲武挺出胸膛，就等著一報還一報。

是說，他的胸膛倒不如若真有看頭是真的。

進了衛府，伙食好，煩惱少，加上事事樣樣都有衛爺張羅著，他們雖是一天從早忙到晚，但是忙著學習，還忙得挺樂的，壓根不像以往純粹窮忙。

許是如此，不過才幾個月，就見若真不但長了肉，還抽長了不少，就連骨架都變寬了，原本就出色的五官更顯立體，逐漸褪去青澀。

反觀自己，身形單薄，兩人身高都快要拉開一顆頭的距離。

「無聊，橫豎你去把衣服穿上，要不再著涼，你就等著看我怎麼伺候你。」花若真哼了聲，掩飾著失序的心跳。

「唉，待會就穿上了嘛，咱們先用膳去。」

「你要是餓了，可以先去用膳。」花若真目光集中在木棍上，集中精神回想著御門是如何將木棍耍得那般行雲流水，不讓衛戲武擾亂他的思緒。

衛戲武睨他一眼，伸手朝他的後背一拍。

「啊！」沒料到突來一擊，教花若真痛得齜牙咧嘴，回頭狠狠地瞪著他。「混蛋，你不知道我背在疼嗎？」

「知道，要不怎會拍得這麼準？」衛戲武笑瞇一雙狹長美目，順手搶過他手上的木棍。「昨天一套拳法打得你背部發疼，這棍法再練下去，你明天說不準連筆都提不動了。」

「你！」

「我是不知道你在急什麼，不過，欲速則不達，聽過沒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走走走，先去洗澡再用膳。」將木棍擋回架上，衛戲武壓根不等他辯駁，直接拖了就走。

「都多大的人了，你自個兒先去洗。」他收回自己的手。

「怎麼，進了衛府之後，你規矩就變多了？」又是分房又是分浴，整個人冷淡了不少。

若真的性子確實是偏冷，但他確信若真待他和旁人是不同的，可是若真的變化是事實，他不急著找出病灶，只想讓兩人親密如以往。

「哪是什麼規矩，我只是想起有件事尚未做完，你先去，我待會就過去。」他隨便找藉口，就是不肯與衛戲武同浴。

思索了下，衛戲武輕點著頭。「好吧，那待會飯堂見。」

「嗯。」

望著衛戲武離去的身影，花若真攢緊眉，明知該收回目光，可是他的心卻是背道而馳，怎麼也移不開眼。

他想，一定是由於進衛府後的生活太過愜意，才會教他有多餘心思放在戲武身上。所以，得再讓自己忙一點，再忙一點……

衛凡對待兩人雖不如親兒，但絕無將兩人視為下人，所以在主屋西邊撥了個院落給兩人，吃穿用度全都比照衛玲瓏。而院落後方還有座天然的溫泉池，泡上一刻鐘，總能消滅身體上的疼楚。

花若真沐浴後一身舒爽地回房，就見衛戲武躺在他的床上，教他突地一怔。

他長髮披散半遮面，卻遮掩不了他隨著年歲增長越發俊秀的面貌。儘管看不清他的面容，他也能一一勾勒出他的五官。

飛揚濃眉底下是雙愛笑的狹長美目，俊鼻配上厚薄適中的唇……這些年，出落得愈發吸引人，尤其搭上他那謙和良善的性子。

戲武像個謙謙君子，與生俱來的溫潤氣質讓人極易親近，也容易與人打成一片，以往不覺如何，近來卻厭惡得緊。

他的心底住了心魔。

有時午夜夢迴，總會被自己的可怕念頭驚醒，以為自己真做出那些事，醒來才知道不過是一場夢。

可是夢……會不會有一天成真？

花若真望著衛戲武出神，卻見他突地動了動身子，側睡翻成了正睡，衣襟大敞，露出單薄的胸膛，而他的目光落在那兩枚粉嫩上頭。

心，撲通撲通地跳，心魔在教唆他。

明知不該，可是他轉不開眼，甚至，他舉步走向了他。

像是鬼迷心竅般，他在床畔無聲坐下，目光近似貪婪地鎖住床上的人，良久，好似再也無法饜足地朝衛戲武伸出了手。

長指順著他的髮徐緩地落在他的唇上，摩挲描繪，一圈兩圈……許是那若有似無的輕觸搔癢著他，教他張口想要抿去唇上的騷動，卻適巧含住了長指。

那一瞬間，花若真的心被心魔佔據了。

俯身吻上，那唇瓣如他想像中般的柔軟，比夢中還要真實，點燃著黑暗的慾望，氣息亂了，心狂了，教他不計後果——

喀啦一聲，來自現實的聲響讓他從夢中驚醒，然眼前不是夢，窗外那雙凌厲的眼，教他幾乎忘了呼吸。

他愣在當場，隔窗與來人對望。

良久，窗外的人無聲的以口形，要他到房外。

深吸口氣，替衛戲武掖好被子，他才徐緩走出房外。他口乾舌燥，不知道該如何解釋，然那人只是淡然啟口。

「若真，你要不要暫時跟我住一陣子？」

「婆婆……」花若真眼眶發熱，沒想到孟婆婆竟沒有半絲責罵。

「我不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，也不知道你做的對不對，但畢竟你倆年歲尚輕，你和戲武太過親近了，要不要試著拉開一點距離？」她和他倆在城外破茅屋共處了六年，早知兩人過分親密，今日本只想來關心一下兩人，卻意外目睹這一切，教她確認了似是若真單方面的渴望，否則他不需要一臉惶然。「如此一來，你才能釐清自個兒的思緒，好不？」

花若真垂眼不語，再抬眼時，堅定地道：「好。」他知道，他不可以再放任心魔驅使自己，但要是再和戲武晨昏共處，他真是沒有一點把握自制。

他想要驅逐體內的心魔，他並不想弄髒戲武……說來諷刺，曾經他最痛恨的事，如今他卻意圖對戲武做，他簡直恨透了無能為力的自己。

現在孟婆婆的提議，對他而言，無非是設下一條底線，讓他得以懸崖勒馬。

這夜過後，花若真搬到主屋東側的院落和孟婆婆同住。

「為什麼？」翌夜，衛戲武得知消息時，錯愕不已。

花若真沒看他，逕自收拾著自己的衣物，隨口道：「婆婆說這些日子腳痠腿麻，要我當苦役，替她按腳推拿。」

「我也去。」

花若真睨他一眼。「等你養胖點，這肥缺就交給你。」

「不過是推拿，不是什麼粗活，我可以……」

「那你去跟婆婆說吧。」話落，拿起包袱，他快步走人。

衛戲武自然尾隨在後，然而不管他說好說歹，孟婆婆還是不肯讓他待下，反倒是訓了他一頓。

此後，花若真專注在學習商道和練武上頭，彷彿只要孟婆婆在，就能教心魔一寸地遠離，甚至有一天，他再也感覺不到心魔的引誘，教他由衷地感謝孟婆婆。只可惜，幾年後，孟婆婆大限已至——

寢房裡，衛凡及其妻葫蘆，膝下一雙兒女都在床前相伴，而花若真和衛戲武則是站在四人身後。

花若真靜靜地聆聽孟婆婆說的一字一句，就連向來笑臉迎人的衛戲武此刻也斂去笑意，壓著傷心送孟婆婆最後一程。

就在交代了身後事後，孟婆婆虛弱地望向花若真。「臭小子。」

「婆婆。」花若真低啞應了聲。

婆婆總是叫他臭小子，總是不給他好臉色，但是這樣的人反倒是真誠待他的，甚至事事為他著想，趕在心魔破殼而出之前，扼殺了心魔。

「八年了，可想清楚了？」她笑問著。

「……想清楚了。」

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含著笑，她徐緩地閉上雙眼。

孟婆婆走了，葫蘆幾乎哭斷腸，衛凡抱著她離去，留下花若真和衛戲武設靈堂守靈。

夜色靜寂，兩人各自打理手邊的事，好半晌，衛戲武才低聲問。

「婆婆問你那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他頭也不抬地道。

「婆婆似乎聽到你的答允後安心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若真，為何這些年我覺得你離我愈來愈遠？」衛戲武嘆了口氣道。

花若真垂斂長睫掩去眸底情緒，突地掀唇笑道：「離你遠些，省得你老是搶我看上眼的花娘。」

衛戲武愣了下。「你說真的還假的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他不置可否地聳肩。

「是尋芳樓的蔚兒，還是寒煙閣的牡丹？」衛戲武手搭上他的肩，問得極小聲，要是被孟婆婆聽見，那可就大不敬了。

花若真身形一僵，不知道是因為他提起的花名還是他的碰觸。太久了，他們已經太久太久不曾親密地靠在一塊，畢竟他們已經都長大了，也陸續接下衛家的事業，事情多得教他無暇細想其他。

但是此刻……他的心魔又躁動著。

「該不會真教我給猜著？」衛戲武輕咂著嘴。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沾惹她們了。」

花若真一頓，徐緩瞪去。

沾惹？也是……戲武早已年過二十，再者衛爺有意提攜他們，偶爾會帶他倆一道上花樓應酬，而自己接下二掌櫃一職後，上花樓談事也是在所難免，偶爾盛情難卻也得逢場作戲，自己既如此，身為帳房的戲武沾惹花娘是天經地義的，對不？

對，是天經地義，但是一—

沒防備的衛戲武被他一把蠻力推開幾步遠，不解又錯愕地低喚著。「……若真？」

花若真比他還驚訝，好似不能理解地瞪著自己的雙手，好半晌才擠出道歉。「我有點累了，我先回去歇息。」話落，他近乎落荒而逃。

他頭也不回地踏出大廳，適巧和衛玲瓏擦身而過。

「武哥，真哥上哪？」

衛戲武望向他的背影，淡淡揚笑道：「折騰了一天，我要他先回去歇息。」嘴上應付著，他腦袋卻是不住地運轉。

得找個機會再探探他的口風。

看向靈堂，其實，他最想問的人是婆婆，可惜婆婆已經沒辦法告訴他了。

Crescent